

唐人說薈

濟蒼題藏





卷之三

劍俠傳

唐段成式著

老人化猿

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蠡曰：臣聞趙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問之。於是王乃請女。女將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聞女曰：聞女善為劍。願得一觀。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惟公所試。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桔槔未折地。女接取其末。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即飛上樹化為白猿。

車中女子

唐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至京閑步坊曲。逢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士人而過。色甚恭然。非舊識。士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之。二人謂曰：公道此境。未得主矣。今日方欲奉逐。邂逅相遇。實獲我心。揖請便行。士人雖甚疑怪。然強隨之。抵數坊于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極整。二人引士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床對坐。更有數少年禮亦謹。數數出門。若伺貴客。及午後方云至矣。聞一車入門。來數少年擁後。直至當筵。乃一鉅車。捲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梳滿髻。衣紈素。二人羅拜。女不答。士人拜之。女乃拜。遂揖客入宴升牀。當

席而坐。諸少年皆列坐兩旁。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酒數巡。女子捧盃問曰。久聞君有妙技。今煩二君奉屈。喜得展見。可肯賜觀乎。士人遜謝曰。自幼唯習儒經。絃管歌聲。實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是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沉思良久。曰。某為學堂中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然矣。請君試之。士乃起行於壁上。不數步而下。女曰。亦大難事。乃回顧坐中諸少年。各令呈技。俱起設拜。然後有行於壁上者。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士人出。驚恍不安。又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駿騎可乎。士人許之。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其賊。唯收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士人入內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仰望屋頂。唯見一孔。自旦至食時。見繩垂一器食下。因餕甚急。取食之。食畢。繩乃引去。深夜悲悅之極。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乃人也。以手撫士曰。計其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女子也。云共君出矣。以絹重縛士人。胸脯。訖以絹頭繫女身。聳然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俟他日。士人幸脫大獄。乞食而歸。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僧俠

唐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歧

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能垂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從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郎指一處林烟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時已昏夜。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弓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五發必中。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駭之無可。復彈。良久

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韋生一廳中。笑曰。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僧前掣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已無他。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搊腦後五丸墜焉。有頃布筵具蒸犧。犧上剉刀子十餘。以盤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叱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齏粉也。食畢。僧曰。貧道人為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幸為我斷之。乃呼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腊。僧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仍授韋一劍。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為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俟。飛飛當壘執一短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

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若猱玃。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
去韋身不足。韋斷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
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為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夜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
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京西店老人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
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
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
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韋乃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
亦息。韋顧大樹枝榦盡矣。鞭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籠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
且謝。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指鞭馴言。却領取。聊相試耳。又
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一二焉。

蘭陵老人

唐黎幹為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十。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
如擊鞶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曰。

我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衣壞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閣。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為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過也。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言約理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為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囊。威長劍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霍。棍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若歛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鬚。黎叩頭不已。食頃。擲劍於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尹胆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供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剝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集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獮史傳。好道。居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于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意氣相合。盧亦善爐火。稱唐外氏。遂呼唐為舅。因與同之南嶽。中途止一蘭若。夜半矣。語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幸論梗槧。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跡從師。祇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懇祈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期。曰。秘不肯言。盧因作色。

唐人言卷三十一
曰舅今夕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曰。某與公風馬牛耳。邂逅相憐。實慕君子。何至驕
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盼之良久。曰。我俠客也。如不得術。舅死於此。因探懷出匕首。
形如偃月。執大前髮斗。削之如泥。唐懼死。乃言其術。盧笑曰。幾誤殺舅。此術十得六。
七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者。殃之。至添金縮銀。傳者亦死。
某久得乘蹕之道者。因拱揖。忽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常陳此事以戒之。

聶隱娘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
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在押衙鐵櫃中。或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
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
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歟。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
念呪。餘無他也。鋒不信。總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
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多。松蘿
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猿登木。無有蹶
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咬毛可斷。遂令二女教其攀援。
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猱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刺

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
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為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
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七首。刀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
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
又攜七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
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
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為汝開腦後藏七首而無所傷。用即抽之。曰。汝術已成。
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返。鋒已
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為夫。白父。又不
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
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為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
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
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鵠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
彈一丸而斃鵠。春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衛將受約。果遇之。隱娘夫妻曰。
劉僕射真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名也。乃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

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
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
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
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
之以紅綃送于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
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
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
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為水毛髮不存
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
蹤能從空虛入冥善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但
以千闔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為蠍蝶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
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
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幾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
玉果有七首割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顧
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

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中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繪絲。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嘗。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立家於溫州。以豪俠為事。至蘇州旅舍。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為夫亡。設大祥齋。因慕趙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娘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以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語於荆娘。荆娘亦為之憤惋。謂李郎曰。此事小事。我能為郎取之。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並依之。至期荆娘以囊盛妓。與妓之父母首級授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終。

田彌郎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雕琢奇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禁衛清密。然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

時下詔於都城索賊。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固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期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衛。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伏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貯之。略無尋究之跡。聖旨嚴切。校繫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將王敬宏。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屈。敬宏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妓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宏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坐客歡笑。南軍去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宏驚異。於時失枕。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明。遂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蹻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州。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宏曰。如此事即非等閑。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田勝郎也。市廩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晚埃塵頗甚。還北

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顧。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歛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唯懼於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右軍。一欵而伏。上喜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膨郎臨軒。請問其陳。常在宮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蓋非常之竊盜。內外因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膨郎。已告敬宏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敬宏而已。

崑崙奴

唐大歷中。有崔生者。其父為顯僚。與蓋天之動。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為干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輒策簾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絳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服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悵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艷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奴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

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為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曰。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易。生大喜。不自勝。謂勒曰。何計而能達我。鬱結耶。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染青絹兩足。為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父當為郎君搗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攜鍊錐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至第三門繡戶。不扃。金釭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伺。翠環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深谷鶯啼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璣。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鄰近聞然。生遂掀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人擁旄。逼為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筋舉饌。金鑪泛漿。雲

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為脫狴牢。所辱既伸。雖死不悔。請為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歟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為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丈。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鐍甚嚴。勢似飛躋。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無更聲聞。徒為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為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其事。懼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即不能問是非。某須為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督若翅膀。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崔家大驚懼。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賈人妻

唐餘于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盩厔。文書有誤。為主司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乞食於佛祠。徒行晚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

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資用稍備。倘能從居乎。立既悅其人。又幸其給即日。僕之阨塞。阽於溝瀆。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然則子又何營生。對曰。妾素賣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公授官之期尚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其所。至於扁鎧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以付立。日未嘗闕乏。立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託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彊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為乳耳。凡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傍徨。謂立曰。妾有冤仇。痛纏肌骨。為日深矣。伺便復讐。今乃得志。便須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備。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留止。視其所攜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人笑曰。無多疑慮。事不相蒙。遂挈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立開門出。送則已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俟曰。更乳嬰兒以畢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迴燈塞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則以財帛買僕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某年立得官。即貨鬻所居歸任爾。後莫知其音問也。

虬髮叟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中和四年秋。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來。悉令覘損行止。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下劉獄。納裴氏。劉獻金百兩免罪。雖脫非橫。然亦憤惋。因成詩三首曰。寶釵分股合無緣。魚續絰。若何蘿蕪山下過。遙將紅淚灑窮泉。其二。鸞飛遠樹樓何處。鳳得新巢已稱心。紅粉尚存香幕幕。白雲初散信沉沉。情知點污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其三。舊嘗遊處徧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謝。畫眉山下月猶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莫怪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須乾。詩成吟詠不輟。因一日晚凭水窗。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行步迅速。骨貌昂藏。眸光射人。彩色晶瑩如曳冰雪。跳上船來。揖損曰。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抱鬱塞之氣。損具對之。客曰。祇今便為取賢闇。及寶貨回。即發。不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意必俠士也。再拜而啟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何不去蔓除根。豈更容奸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愛室。若令誅殛。固不為難。實愆過已盈。神人共怒。祇候冥靈聚錄。方令身首支離。不惟難及一身。須殃連七祖。且為君取其妻室。未敢逾越神明。及